

由〈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平議 「女禍」的論述理據及文化意涵

李昭鴻*

摘要

女禍觀念由來已久，但自宋代儒學興起後，女性的社會地位益發下降，增加了許多貶抑女性的規範，就連君王荒淫無度、怠忽荒政，也經常被解讀成是后妃在媚主惑君。宋代傳奇小說〈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皆乃完成於此風氣下之作，傳主趙飛燕和楊貴妃都被塑造成禍國亂世之流；然因兩篇小說都屬男性權威下的文化產物，從作品命名知皆採取史傳手法撰作；作者或意圖在記錄史實、還原真相，寄許由敘史發揮殷鑑效果，達到補世救失目的。根據研究顯示，〈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都隱喻君王后妃逸事與政治興衰相關聯，以此警戒君王應內備聖人之德、外具王者之風，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還都視女性為男性的附屬品，充斥著物化女性的描述；同時提醒應避免觸犯妒忌和邪淫，得遵守傳統婦德，成為男性期望的樣子。此外，兩篇小說雖分別以后、妃為傳主，有別於現實中君王為主體、后妃為從屬的關係結構，然以造成國家敗亡的罪行言，君王終究為其禍首、應負主要責任。

關鍵詞：〈趙飛燕別傳〉、〈楊太真外傳〉、趙飛燕、楊貴妃、女禍

*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發展中心專任助理教授，E-mail：
taipeiteacher@gmail.com

（民國 115 年 3 月 9 日收件，民國 115 年 8 月 28 日修改，民國 115 年 9 月 13 日接受）

壹、前言

女禍的思想觀念由來已久，《尚書》：「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⁸²係女子亡國禍家較早期之說法。然此乃中國傳統封建制度中，男性權威下的文化產物，還經常為政治舞臺中興衰敗亡的藉口。兩漢時期，皇帝年少即位者多，太后臨朝、外戚專權現象嚴重，政治權力遭架空，動搖統治根基。「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⁸³唐朝後又有云者：「女子之禍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⁸⁴有唐一代，雖有過傲人輝煌的盛世時期，卻曾先後歷經動亂危機，連宋代史家也認為是女性造成，主張武后、韋后及楊貴妃（719-756）等是禍亂唐代的代表。駱賓王〈討武曌檄〉更指控武則天以美色、讒言迷惑君主，破壞宮廷秩序：「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甚至達到「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⁸⁵的地步。

然不論是「色惑」或「弄權」，將君王旁的后妃或太后說是病國亂政根源，雖多少和女性自古以來即被屏除於政治舞臺外的認知有關，但主要還是因為女禍觀念根深蒂固，因此歐陽脩在論述後梁衰頹原因時，仍歸結和女禍密不可分：「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

82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牧誓〉。《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阮元校刊本，1993，卷第 11，頁 16b。

83 見〔南朝宋〕范曄撰，〔梁〕劉昭補志，〔唐〕李賢注。〈皇后紀上〉。《後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10，頁 3a-3b。

84 見〔宋〕歐陽脩，〔宋〕宋祁。〈唐玄宗本紀〉。《新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5，頁 29b。

85 見〔後晉〕劉昫。〈李勣傳〉。《舊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67，頁 17b。

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⁸⁶相較於宋代以前的社會觀念，宋代史家更重視歷史的鑑戒功能，尤其宋代開國於五代天下分裂之後，距離唐代覆亡僅有五十二年；且五代十國期間戰亂分裂，又是唐末從紛亂到傾覆後產生，宋人以唐史為借鏡更乃順理成章。⁸⁷然因漢、唐兩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向被視為是強大鼎盛的代表，卻都在國家走向衰亡的過程中，和後宮妃嬪得寵有多寡不一的關聯。使有不少史家對女性禍水撻伐時，還從不同角度探討女禍議題作品，其中，又以〈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⁸⁸最具代表性。〈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雖皆被視為宋代傳奇小說，然從其以「別傳」、「外傳」命名，知是採取史傳手法撰作，或寄許由敘史來發揮殷鑑效果。作者在創作時既都自詡在撰史，取材來源和立論依據，或意圖在記錄史實、還原真相。〈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之內容雖都虛實交錯，卻有志一同地在傳主趙飛燕（趙皇后）與楊太真（楊貴妃）的生平記事，點出其在漢、唐君王的衰亡中，擔任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取材來源和寫作手法來看，秦醇（生卒年不詳）〈趙飛燕別傳〉承襲借用、模擬補充先前文本，保留了昭儀得擔負成帝絕嗣、暴崩之罪，而將淫亂罪名給了趙飛燕，且增加飛燕偽稱有孕、製造欺君罪名情節，將萬惡皆歸諸於飛燕。⁸⁹樂史（930-1007）〈楊太真外傳〉則一網打盡唐五代史料筆記中有關楊太真資料，然其並不只有綴合舊文、拼湊成篇，而是加重唐玄宗、楊妃兩人鸞鴦情深情節；即便認為楊妃是造成安史之亂、影響唐朝傾覆的原因之一，但也指出楊妃只是一條通

86 見〔宋〕歐陽脩著，〔宋〕徐無黨注。〈梁家人傳敘〉。《新五代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13，頁1a。

87 詳論可參王德毅。〈宋代史家的唐史學〉。《文史哲學報》50（1999.6），頁307-328。

88 本文引〔宋〕秦醇〈趙飛燕別傳〉及〔宋〕樂史〈楊太真外傳〉皆據束忱注譯。《新譯宋傳奇小說選》。臺北：三民書局，2010。後文引用相同出處者不再贅註，僅於文末標註書名及頁數。其次，雖然就兩篇作者的活動時間得知〈楊太真外傳〉早先於〈趙飛燕別傳〉完成，或分別呈現北宋初期及後期的思想，卻以都屬北宋文史家的觀念表達，小說中也都援引了同時代或其後述及傳主生平的史料筆記，摻雜著對當時文獻記載的回應，是本文在敘述表達上，按傳主生平先後：即先〈趙飛燕別傳〉、後〈楊太真外傳〉為論。

89 〈趙飛燕別傳〉承襲借用、模擬補充前人的作品中，以題為漢代伶玄所撰的雜傳小說〈趙飛燕別傳〉、《漢書·孝成趙皇后傳》和〔宋〕張君房《乘異記》為多。既有對先前文本語焉不詳處大書特書，還對所疑慮處加上自己的詮解。詳論請參趙修需。〈宋傳奇「離合典故」的傳奇手法——以六篇宋傳奇為例〉。《文與哲》15（2009.12），頁167和173-177。

往禍亂的階梯，唐玄宗才是主動造成禍亂之人。⁹⁰

女禍觀念由來雖久，但在隋唐時期開放風氣的驅使下，女性相對擁有較多的自主權；然自宋代儒學興起後，女性的社會地位又開始下降，增加了許多貶抑女性的規範；益以反對情欲的理性主義盛行，君王寵愛妃嬪多被解讀成妃嬪媚主惑君，就連前代君王誤國舊事或循此而以因果論之。〈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皆乃完成於此風氣下作品，傳主的角色定位亦不免受到當時風氣影響，成為撰作者用以借鑒治國的素材；復以皇后與貴妃在後宮的等級極高，則以趙飛燕和楊太真故事為討論對象，格外具有標誌性的價值與意義。除此之外，〈楊太真外傳〉有兩處將楊太真和趙飛燕對比：即李白進〈清平樂〉詞和玄宗覽《漢成帝內傳》處，且將兩人都有誤國殃國的本事做了一番暗示。知此二人在宋代文人的認知裡，有相類比或映襯的習慣，如蘇軾：「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⁹¹，或促使〈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皆將傳主塑造成禍國亂世之流。本文即以〈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對趙后（趙飛燕）和楊妃（楊太真、楊貴妃）的敘寫為據，從其對前人作品的發揮改寫和情節創作，以見作者的立意動機，藉此對君王提出警戒外，還給予女性可參考和應避免的範示，指摘漢成帝和唐玄宗誤謬之際，對於女禍觀念的論述理據和文化意涵也能有更詳細的認識。

90 過去在論述李、楊故事和安史之亂的關係時，多以紅顏禍水一言以蔽之地認為楊貴妃是造成此動亂的禍階。事實上，「禍階」楊貴妃並非直接造成安史之亂者，僅是一個被動的存在，而「禍首」唐玄宗才是真正主動選擇步上禍階者。「禍階」概念的完成，也代表著對「禍首」的全面批判。詳論請參趙修霈。〈從「禍階」到「禍首」：樂史〈楊太真外傳〉的書寫手法〉。《成大中文學報》34（2011.9），頁131-158。

91 見〔宋〕蘇軾撰，〔宋〕王十朋註。〈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東坡詩集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28，頁25b。後人更據此提煉出「環肥燕瘦」的成語。

貳、撰文初衷——男性得資警戒的史傳命意

「傳」體源於《史記》列傳，既屬文學，也屬史學的範疇。唐前以史傳為重心，唐後則改以雜傳為重心。自西漢至唐朝，文人以撰史為榮。當時修史風氣盛行，不少未能成為史官的文人，多根據民間耳聞目睹之時事，自行編纂歷史，以補史闕、備史官採集為己任。宋代以後，此風更盛，然其以歷史題材為書寫標的時，往往將議論空間擴闊；⁹²益以理學興起，或為維護傳統道德文化，大力發揮儒家倫理教條，成為別傳、外傳的內容特色。然因其人物、事件未必真實，多為正史外的遺文逸事，加上情節內容富有傳奇色彩，經常被歸入傳奇小說。〈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便都是以史料為撰作基礎，不論是史官出身的樂史和小說家本職的秦醇，兩者的文化背景雖不相同，卻都是藉由君王后妃的逸事與政治興衰間的隱喻，體現對歷史教訓的重視，反映中國古代文人視文學為經世致用工具的價值觀。尤其〈楊太真外傳〉大半可以檢得撰文的出處，此手法意謂著經由樂史選刪入傳的內容皆有所據，突顯其在撰述的筆法和態度上皆近史傳，同時符合史家強調客觀公正、不隱瞞真實的態度。另一方面，這些經過選擇並重組後的敘事中，也寄託著作者補充歷史觀點的嚴肅立場和初衷，而此雖與其他以專傳形式行文卻另寄心事的作品有著清楚區隔，卻不能掩抑他仍視此作不得和正史同側，所以才另撰專篇的自我認知。⁹³

一、內聖——修身戒淫為首務

〈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雖分別以趙后和楊妃為傳主，然因撰作者為男性，是以維持男權、父權的立場出發，之所以模仿史傳書寫，則寓有借重殷鑑功能用意。〈趙飛燕別傳〉及〈楊太真外傳〉的內容不僅以歷史人物及事件為主體，還都述及君王沉溺女色致國破人亡情節，是欲藉此戒警君王得修養心性，符合道德規範，將儒家內聖之學發揮到極致，祈使社會百姓獲得美好生活。尤其古今不少朝代興衰，多與君王荒淫無度、怠忽政務有關；君王誇張好色行

92 此論可參胡梓穎、黃自鴻。〈被建構的文類——從「辨體」角度論傳記與「傳奇文」〉。《臺大文史哲學報》86（2017.5），頁 103-105。

93 引見黃東陽。〈小說的嚴妝——樂史〈楊太真外傳〉女禍命題所表現之敘寫傾向與文體特質〉。《興大中文學報》52（2022.12），頁 66。

徑，更是小說家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

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金錢，特令不言。帝自屏下覘，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趙飛燕別傳〉，頁 237）

〈趙飛燕別傳〉的撰作原型和取材，有滿大的成分得自於〈趙飛燕外傳〉⁹⁴，畢竟《漢書》卷 97〈孝成趙皇后列傳〉未有述及趙氏姐妹與外人私通、漢成帝偷窺昭儀沐浴和因服用大丹過多而死情節；而《西京雜記》雖有寫到趙后淫亂後宮事，⁹⁵相較以〈趙飛燕外傳〉的文字書寫及有關內容，〈趙飛燕別傳〉除更近於〈趙飛燕外傳〉外，還虛構誇張了些許情節。⁹⁶譬若增加了趙后具湯浴請帝，「后裸體而立，以水沃帝」，以至詐託有孕，和昭儀令人殺害宮女朱氏所生皇子等描述。女性淫亂除突顯陰陽顛倒、大逆不道等問題外，更是對於男權、君權的挑戰，說明君王若一味地沉迷於美色，未見好德且不知自持，就算是皇家子嗣也無法護得周全。

同樣因迷戀美色而做出荒唐行徑，影響國祚綿延，也發生在曾締造開元盛世的唐玄宗身上。玄宗第十八子瑁，係武惠妃所生，因惠妃早先所生子嗣皆夭折，為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玄宗將李瑁交至其兄寧王府邸，讓寧王妃子元氏撫育。

94 有關〈趙飛燕外傳〉的成書年代，李劍國認為作者是六朝人，但六朝迄宋初卻未見有引述其說者，反倒是〔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有述及趙飛燕為禍水之說，又司馬光引文與〈趙飛燕外傳〉相同，因此認為〈趙飛燕外傳〉至遲成書於北宋初年，而不大可能是六朝作品，至若〈趙飛燕別傳〉則為引述其思想者。《資治通鑑》之記載和李劍國之說詳參〔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影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1979，卷 31，頁 5b 和李劍國。〈秦醇《趙飛燕別傳》考論——兼議《驪山記》《溫泉記》〉。《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2：1（2001.1），頁 2-3。另，本文引〈趙飛燕外傳〉據舊題〔漢〕伶玄。《趙飛燕外傳》。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據陽山顧氏文房本排印，1991。再者，〈趙飛燕外傳〉將趙飛燕妹作趙合德，與〈趙飛燕別傳〉作趙昭儀有別，然所指實為同一人。本文論述時為求統一，一律以趙昭儀稱之。

95 其文曰：「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書見〔漢〕劉歆撰，〔東晉〕葛洪輯。《西京雜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 2，頁 4a。

96 有關〈趙飛燕別傳〉與〈趙飛燕外傳〉之內容相較，可參李劍國。〈秦醇《趙飛燕別傳》考論——兼議《驪山記》《溫泉記》〉，頁 1-9 和陳霽瑚。〈《趙飛燕外傳》與《趙飛燕別傳》「傳奇手法」之比較〉，收入國立屏東大學。《第 38 屆南區八校中文系碩博士論文研討會》。屏東：國立屏東大學，2018，頁 57-82。

李瑁於開元 13 年（725）3 月受封壽王，入宮後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由於惠妃寵幸傾後宮，壽王也頗受玄宗看重。直待惠妃逝世，玄宗後宮妃嬪「無當帝意者」，竟覬覦起李瑁的王妃楊氏：

（楊貴）妃早孤，……開年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娶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楊太真外傳〉，頁 36）

據《唐大詔令集·冊壽王楊妃文》記載，楊玄璈長女於開元 23 年 12 月由玄宗下詔冊封為壽王妃。但因惠妃於開元 24 年薨，而親王納妃曠日費時，且壽王得服母喪，或使開元 28 年時楊氏女還未嫁入壽王宅，只是名義上的壽王妃。然〈楊太真外傳〉卻載楊氏於開元 22 年 11 月歸壽邸，形成未經冊封就先嫁入壽邸、於禮於情皆不合之事，也使玄宗納楊氏為妃變成實際上的亂倫，坐實了「父不父，何以正家？」的批評。⁹⁷

〈趙飛燕別傳〉載趙后主動親近後惹成帝不悅，那是因成帝當時還沉浸在窺視昭儀洗浴的慾望中，正如趙后所言：成帝之「愛在一身，無可奈何！」當時成帝的眼裡只有昭儀，即使其他宮女懷有龍嗣，也都默許昭儀將其殺害，終致一生無子。〈楊太真外傳〉雖也有寫到楊妃的任性與妒忌表現，及拿寧王玉笛吹奏等不合宜行為，彰顯其德行有虧，卻更刻意強調玄宗因貪圖美色而搶奪子媳為妻，大肆封賞楊妃家族，及通融安祿山（703-757）種種違反禮法行為的不適切，終致引發安史之亂、最後黯然退位。趙后、昭儀和楊妃雖都有令人詬病處，卻都是因為君王自身行為不正，后妃無所約束、以致愈演愈烈。

畢竟君王身繫為天下百姓謀福利的重責大任，應自我修持、一心向善；因此自漢代以來，即有為君王研讀經史而設置的御前講席，北宋則稱之為經筵。宋代講官對君王經筵講義，不外乎是經書、史書與祖訓，經書中又以五經、《論語》和《孝經》為主。《論語》不僅是北宋君王志於學聖的必選教材，經筵講義之數量堪稱歷朝之冠，內容則聚焦於為學志道、修身進德、輕利寡欲、遠佞近賢等四大議題。⁹⁸尤其宋代以後男權高漲，縱使太后垂簾聽政，卻也因為有唐朝武

97 有關壽王妃冊封時間的相關討論，詳參趙修需。〈從「禍階」到「禍首」：樂史〈楊太真外傳〉的書寫手法〉，頁 136-138。

98 有關經筵講義的發展沿革、宋代經筵內容及功用，詳參金培懿。〈作為帝王教科書

則天、韋后等事例，致使對后妃干政的防範更為嚴謹，也較能夠獲得中肯、正面的評論。⁹⁹況且垂簾聽政本身是皇權的代理，並不具備取代君王或皇權的權力，尤其宋代在總結武則天篡奪唐朝社稷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大大強化專制統治，制定了一整套限制皇親國戚的家法，包括強化外朝對後宮內廷的約束，限制了后妃的權力與勢力等。¹⁰⁰因此，君王才是承載國家興亡的關鍵，唯其能修養心性、增進德智，不可因貪圖享受、沉湎淫逸而耽誤政事，否則，〈趙飛燕別傳〉、〈楊太真外傳〉裡漢成帝及唐玄宗，就是最具體的前車之鑑。

二、外王——權力運用的原則

身為全天下的領導者，自古對於明君的要求，除著重要以達至聖賢境界為目標外，也還期許能利濟蒼生，實現理想王道，使政治事功圓滿達成。因此，漢成帝「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¹⁰¹只是自古英雄愛美人，君王後宮有佳麗三千，也是自然尋常之事。但當國家政治開始腐敗，江山不穩，成帝卻仍縱情於聲色犬馬、歌舞昇平，終究只是自掘墳墓。〈趙飛燕別傳〉未有述及漢成帝的政治作為，逕只著墨於其追逐掌控後宮權力之描寫，縱使年紀老大無法再臨幸後宮，也要借方士進獻丹藥來滿足情慾。從趙后的視角來看，漢成帝不過是一個喜新厭舊、荒淫好色的男子；其展現君權的面向，不是政治功績或人民愛戴，而是能否在宮闈中掌控全局，成為人人巴結奉承的對象：

后因帝幸，心為奸利，三月後乃詐託有孕。……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為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今已及期，子能為吾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厚利。」盛曰：「臣與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為

的《論語》——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成大中文學報》31（2010.12），頁 61-87。

99 見王敏安。《北宋母后聽政及其與士大夫的政治關係——以劉太后與高太皇太后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 1 和 129。

100 詳參朱子彥。《垂簾聽政：君臨天下的「女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1-29。

101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成帝本紀〉。《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10，頁 1b 和 16a。

后子，但事密不可泄。」（〈趙飛燕別傳〉，頁 239-241）

趙飛燕雖貴為皇后，為了將君王留在身邊，仍甘願承擔欺君之罪的風險：偽稱有孕、找民間百姓子充作皇嗣。對趙后來說，得到君王恩寵等同於擁有權力，這是後宮女子的想望與虛榮；然作為一國之君，漢成帝卻不以政治外交為舞臺，亦非將揚名立萬視為目標，反把後宮作為馳騁權力之地，終致精流如湧泉而亡。

至於唐玄宗即位初期，勵精圖治，任用賢能，整頓吏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締造了開元盛世，使唐朝國力臻至強盛。卻因為寵愛楊妃，包含楊氏家族在內，前後三次獲得集體獎賞，且還一次盛過一次：楊妃冊封之後，舉家族擁有各種奇珍異寶、成為地方官員巴結奉承的對象，「權傾天下」；天寶七年（748），除延續一貫的封賞外，玄宗親自為楊國忠賜名，以由身分認可強調其非普通的皇親國戚；天寶十年和十一年間，仍贈與楊妃各種奇珍異寶，待宰相李林甫死後，更任命楊國忠為宰相，兼任四十多個職務，隔年又加贈為司空；並使楊氏家族與皇族聯姻，造就了「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的榮景，楊家地位攀升至無以復加的地步。¹⁰²史書裡的玄宗曾熱衷於開闢疆土，國家富強，但在〈楊太真外傳〉中，其既已不是個躬行節儉、革除奢靡華麗弊端的奉行著，也不再是讓四鄰諸國聞其德而敬其威的霸主。君王權力的彰顯，只剩下討好楊妃及對其家人的賞賜。就連安祿山以胡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理由不對玄宗行禮，玄宗也只是笑而赦之，該有的地位與威嚴都不復存在。

漢成帝和唐玄宗雖都有值得稱道處，漢成帝「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¹⁰³唐玄宗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等方面，成就卓著，更以締造開元盛世傳為美談。但兩人卻都在中晚年時遭逢女禍，失去江山。只是作為一國之君，安內攘外，治國平天下，本就是推行王道的體現，但後來對於漢成帝和唐玄宗來說，贏得美人心成為比守住江山還重要的事。〈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雖各有對傳主媚惑君王提出批評，然最需要檢討的，其實不應該是被討好和等著被賦予權力的后妃，而應該是手握著最大最多權力，卻不思如何善用資源及謀略，仁育義征，使百姓過上更好生

102 唐玄宗集體賞賜楊妃與楊氏家族的過程，具體表現共有三次；隨著賞賜內容及方式的層層遞進，同時象徵楊妃及其家族權勢的攀升。詳論請參唐婷。〈〈楊太真外傳〉的禮物敘事〉。《中國文學研究》46（2018.7），頁 8-12。

10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成帝本紀〉。《漢書》，卷 10，頁 16a。

活的君王。畢竟在權力的給予和接受過程中，該如何給，才是影響和決定整起事件走向的主宰者。

參、核心論述——女性應予戒慎的態勢界線

〈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固然都採用史傳筆法，按時間順序述說傳主生平經歷，透過敘事情節的安排，彰顯女禍的內涵與影響。但在內容描述上，仍先交代文本來歷或傳主生平，強調敘事的真實性，期能以前人為鑑，使君王明白應自我修持、推行王道，才能名留青史。再者，因〈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的傳主為后妃，與君王互動關係密切，透過對趙、楊二人言行舉止之描述，既能呈現其人物形象特質，同時寄寓褒貶意味，使明白女性應遵守的規範。

一、物化女性

〈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的撰作者都是男性，卻以天姿國色的女性為傳主，且因美貌獲得君王寵幸，成為被物化的對象。然由於趙后和楊妃各有獨特的吸引力，當天下江山傾危時，君王迷戀女色情形，輒遭解讀成後宮惑亂君王，被歸咎為滅亡天下的禍水。這是身在後宮、圍繞在君王身旁的后妃，於面對至高權力宰制情況下，讓渡自主權後的結果，亦為男性作家書寫宮闈題材時，最喜用以矮化成為君王玩物的角色。〈趙飛燕別傳〉一開始先介紹作品來歷，說明故事內容非憑空杜撰，接著寫趙氏姊妹的身形容貌及先後得寵經過：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踣步行，若人手執荏枝，顫顫然，他人莫可學也。

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寵，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清滑。二人皆稱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稀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趙飛燕別傳〉，頁 232）

昭儀雖較趙后擅長笑語，然〈趙飛燕別傳〉未有具體述及兩者性格優劣，且以「二人皆稱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肯定其容貌。昭儀奪趙后寵愛，反映的是成帝喜新厭舊心理，與趙后本身無關。畢竟趙氏姊妹得寵原因在以色列人，都只是成帝的玩物：〈趙飛燕別傳〉將趙后比喻作拿在手中的軟枝，搖曳顫然模樣固然值得細細品味；但當有其他新鮮玩意出現，趙后的特色固仍存在，對成帝卻已不再有強烈吸引力。

〈趙飛燕別傳〉雖用了些許筆墨描寫趙氏姊妹的形態姿色，姊妹倆凡有所求，

則分別以「涕泣交下」、「泣數行下」、「不覺感泣」等楚楚可憐模樣引君王動心。趙后為了讓成帝回心轉意，甚至使出色誘計：「具湯浴請帝」、「裸體而立，以水沃帝」，自我物化。至若〈楊太真外傳〉雖只寫及楊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楊妃自身亦「微有肌」，據此得窺探楊氏姊妹身形。透過玄宗賞賜楊氏一族情節，也教最主要的獲贈者——楊妃於接受過程中，彰顯自己在玄宗心裡的份量。畢竟楊妃入宮之初，即遭玄宗以珍貴寶物比擬；諸此餽贈哄抬其地位，亦不過是錦上添花：

是夕，授金釵鈿合、卻暑犀如意、辟塵香、雲母起花屏風、舞鳳交煙香爐、潤玉合歡條脫、紫瓊杯、玉竹水紋簾、白花文石硯。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琢成步搖，至妝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瑋子〉。（〈楊太真外傳〉，頁 37）

瑋，古代佩刀鞘口上的飾物；因使用者的身分差異，材質有金、玉等分別。《說文解字》：「瑋，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¹⁰⁴對於唐玄宗來說，楊妃或不過是相稱其君王身分的配飾，而此配飾的價值與美麗，均仰賴君王給予的賞賜妝點。尤其玄宗對楊妃及楊氏一族幾番賞賜的品項，不論是物件的珍貴性或官銜的崇高性，都一次勝過一次，但楊氏一族對玄宗恩典的唯一回應就只有楊妃。換言之，玄宗給予楊家的是具象的寶物、官銜和恩寵，然這些都是楊妃留在玄宗身邊所換得的。

趙后和楊妃雖都擁有過君王的三千寵愛，〈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描述趙、楊和君王互動時，卻從未提到其二人之德，而多是在受寵與爭寵衍生出的事件，和君王如何疼愛及呵護討好中打轉。然後宮妃嬪貴在有德，〈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卻分別以趙后為求子嗣而和年少男子私通，及楊妃與安祿山間有曖昧私情描寫，讓趙后和楊妃都成了失德之人，成為紅顏禍國書寫的伏筆。畢竟漢、唐兩朝向都被視為泱泱大國，全盛時期曾受到四方各國朝貢，是以漢成帝和唐玄宗都遭受女禍，致令國力受到極大衝擊，或難免斷送國祚綿延的建國期待。宋代君王雖也不乏有風流韻事或荒淫無度者，但在理學盛行的時代氛圍下，為君王者似更多了些克己復禮的道德實踐功夫。特別是宋代文學

104〔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玉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影經韻樓藏版，1993，第一篇上，頁 26b-27a。

普遍以說理見長，宋傳奇對於女性的情感遭遇與婦德意識，經常呈現出明顯的呼應關係，強調婦德為女性的核心價值，¹⁰⁵而〈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對於趙、楊的書寫，不僅以物化角度來看待女性，更是用有姿容但無婦德的后妃形象來定位。

二、標示反例

〈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雖將趙后和楊妃塑造成紅顏禍水形象，卻因小說裡的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當其用虛構情節將趙、楊兩人物化、異化甚至妖化時，實則在標明女性應予戒慎的樣態。《大戴禮記》述婦女「七去」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淫為其亂族也，妬為其亂家也。」¹⁰⁶「淫」和「妒」更同時為〈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強調要避免和加以斥責的行為。誠如前述，〈趙飛燕別傳〉載趙后為鞏固地位，曾與年少子私通，差點惹來殺身之禍：

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一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見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趙飛燕別傳〉，頁 233）

不僅如此，為爭奪君王寵幸，趙后更偽詐有孕，而後再以「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如此謊言來收場。再者，除了趙后外，趙昭儀也因為妒忌，不願和他人分享成帝寵愛，而在聽聞宮人朱氏誕下龍嗣時，醋勁大發，「言於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

趙昭儀盛怒係因成帝臨幸他人且未誠實告知，或唯恐他人誕下子嗣後剝奪寵愛，畢竟子嗣是趙后和趙昭儀都欠缺的。反觀君王連臨幸宮人的自由和保護子嗣的權力都失卻後，說的並不是成帝對昭儀的愛有多深，而是昭儀的悍妒反應如何教人畏懼。因此除了朱氏外，但凡其他宮人懷孕，也都遭昭儀命人殺害；如此戕害漢室胤嗣，或間接影響國祚綿延，也無怪乎會有亡後罰作巨鼃之說。

105 參見傅正玲。〈女性愛情與婦德的辯證關係－從唐宋傳奇的對比談起〉。《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4（2008.12），頁 2。

106〔漢〕戴德。〈本命〉。《大戴禮記》。上海：上海書店《四部叢刊正編》據上海涵芬樓借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重印，1989，卷 13，頁 6a。

至若楊妃縱慾之描寫，〈楊太真外傳〉先是以楊妃拿寧王紫玉笛吹行為，流露曖昧挑逗情愫，接著以楊妃和安祿山的互動呈顯。當玄宗呼安祿山為兒時，安祿山以「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理由，不拜玄宗、只拜楊妃，同時與楊鈺以下約為兄弟姊妹，造成與楊妃輩分混淆現象，暗示兩人關係不清不楚。再者，由於安祿山母為突厥人，唐朝突厥「收繼婚」的習俗仍然普遍，認為「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¹⁰⁷。如此一來，不論楊妃為安祿山之母或嫂，只要唐朝滅亡，安祿山都能將楊妃接手。此外，楊妃對安祿山的態度也多不合宜，當時交趾國進貢龍腦香五十枚，玄宗賞賜楊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碗。」

楊妃與安祿山兩人私相授受並非一廂情願，安祿山對楊妃更是十分「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因此相信除上述外，兩人間的曖昧往來，應該還有更多。楊妃悍妒事的細節雖未有在〈楊太真外傳〉具體描述，卻以其因妒悍忤旨遭玄宗送還，以見事態嚴重：「（天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鈺宅。」楊妃遭送還後不久，玄宗即因想念而赦免之，但此處刻意點明忤旨原因，無非在說明即使倍受寵愛如楊妃，也絕不允許無上綱地任性胡為，悍妒更乃箇中大忌。后妃尚且如此，何況是尋常人家？唯有以趙后和楊妃為鑑，恪守婦道，遵循禮制，才符合婦德規範和社會價值期許。

畢竟傳統以來對婦女的要求，多認為「（婦女）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¹⁰⁸楊妃雖未被封為后，但開元 13 年王皇后被廢，得寵的惠妃又在開元 21 年即世，因此天寶 4 年被封為貴妃的楊氏，形同半后。這和趙后一樣都是後宮之主，理應成為天下女子的楷模典範，但若荒淫悍妒、敗名失德，縱使高居后位，最終也一定會身敗名裂。

107〔唐〕魏徵等。〈突厥傳〉。《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84，頁 2b。

108〔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昏義第四十四〉。《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阮元校刊本，1993，卷第 61，頁 9a-10b。

肆、罪責歸屬——女禍論述背景的重新評估

從史書的敘述脈絡到〈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的書寫，彰顯的都是男性對女性的形象認知，一如小說裡的趙后和楊妃，也是宋代小說家以個人觀點，為了表達自己的立場而塑造。小說裡的趙后和楊妃各有其性格瑕疵，但以身在君王之側、作為後宮妃嬪的地位論，其行事作為攸關著家族和個人榮寵，致令有些事情乃不得不為。縱使從君王政治的生態言，后妃多非主事肇釁者，但當事態嚴重、影響國祚，其往往無法置身事外。尤其當君王無德、朝政衰敗，后妃總難免是會被歸咎、撻伐的對象，甚至變本加厲地妖魔化，唯當細究其來龍去脈、箇中因果，或可見其存在著情有可原的成分和誇大不實的評論。

一、敘述結構變化的主從關係

固有的封建體系社會中，女性在男權社會裡向來相對弱小，但在人類生育與繁衍過程卻具有無可替代性，於滿足男性欲望時亦多身負重責大任。當一位君王、一個朝代的敗亡遭簡化為「紅顏禍水」或「女禍」時，體現的是掌握話語權的男性對女性既極端依賴又深懷恐懼、既極力控制又有所期待的矛盾心理。¹⁰⁹畢竟在傳統男尊女卑的環境下，女性一向被視為男性的附庸、從屬角色，但在政治事件中、議論者筆下，卻遭批評為災禍的源頭或關鍵，似意味著女性只要有權就會作亂。〈趙飛燕別傳〉裡的趙后所以和他人私通、詐稱有孕，既是為了獲取君王疼愛，也是為了爭權；因為只有當新王是親生的，其才有機會成為真正的太后，掌握整個後宮。所以當漢成帝亡故後，太后的重要性立即突顯：

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起，或仆或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湧泉，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縊。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趙飛燕別傳〉，頁 245）

〈趙飛燕別傳〉雖未有述及趙后下場，但因成帝後期專寵昭儀，且成帝之死，確實與昭儀淫亂關係密切，是同樣呼應女禍殃國命題。

¹⁰⁹ 相關論述可參張小莉。〈男權社會中的「替罪羊」——「紅顏禍水」故事探源〉。《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1（2008.7），頁 45。

至於楊妃的存在，對於唐玄宗暨朝廷的影響，更表現在諸多面向。前曾提及楊妃以「妬悍忤旨」送還楊銛宅：

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楊太真外傳〉，頁 40）

忤旨受罰是天經地義之事，遭殃的卻是在玄宗身邊服侍的宦官，不只可能無故被鞭笞，甚至有驚怖致死者。至於玄宗在位的最大危機——安史之亂發生，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六軍包圍驛站，誅殺楊國忠并楊暄等後，六軍仍不解圍。此時高力士回覆玄宗曰：

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繡衾覆床，置驛庭中，敕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楊太真外傳〉，頁 73-74）

圍者，危也。楊妃死後，玄宗之圍才得獲解，楊妃是玄宗政治生涯最主要的「危」害。小說中雖未寫到玄宗締造的開元盛世，但因封建社會多以天下是君王的，開創盛世乃君王文治武功被澤天下的功勞，然而在女禍論思想的推波助瀾下，政治安定的功勞固仍屬於男性，唯敗亡時則得由女性承擔後果，是以楊妃才遭視為四海崩離的根源。

趙后和楊妃都具有傾國傾城之貌，身居后、妃等至高地位，然以其為敘述主體的〈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中，因兩人託付的是好色誤國之君，而遭塑造成為女禍典型人物，可謂是成也美色、敗也美色。但畢竟趙后和楊妃仍係君王的附屬品，即使〈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都將敘述重心擺在入宮後的生活，卻是圍繞著君王的喜好來開展情節。這是從男性角度書寫的樣式，字裡行間也都點出君王無限上綱的溺愛是問題根源；換言之，正因為是男性掌握住這一切，又或者說趙后和楊妃所為多是為了討君王寵愛。但若從傳主的角度而將〈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視為是紅顏禍國記，不論對趙后和楊妃來說似乎都太過沉重，畢竟「國之治亂，盡在人君」。¹¹⁰這不僅是司馬光（1019-1086）提出的君道，也是在探究國家治亂、權責歸屬時，應該有的認知

110 見〔宋〕司馬光。《稽古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影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1979，卷 16，頁 83b。

才是。

二、回歸「罪責」本質的歸屬平議

雖然〈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都有女禍殃國的隱喻，然因女性在傳統社會結構中都屬男性的附庸，趙后和楊妃在小說中也都屬被動性的角色，為了博取君王疼愛才做了妒忌失德行為。因此以君王敗亡、國家傾覆的前因後果而論，趙后和楊妃充其量不過是「影響」事件走向的因素，漢成帝和唐玄宗才真正是「決定」事件結局的樞紐。這是小說作者在敘述邏輯上的矛盾，其原或要告誡世人女禍之害，最後卻反證是君王咎由自取造成。〈趙飛燕別傳〉裡的趙后雖縱慾失德，然係昭儀入宮後，成帝臨幸幾稀導致；其與少年私通，及詐託有孕，乃都是想以子嗣來保全性命、獲得恩寵，並未有殘害他人行為。因此，《漢書》雖載有趙后遭廢為庶人，是日自殺，¹¹¹以知趙后結局；〈趙飛燕別傳〉則只述及成帝死狀，及由趙后夢中所見以知昭儀下場作結，無有交代趙后受報應云云：

（趙后）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為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中，受千歲水寒之苦。』故爾大慟。」（〈趙飛燕別傳〉，頁 245）

趙后雖係因昭儀而失寵，卻不影響姊妹情誼。早先當昭儀知成帝有意殺趙后時，其不僅以年幼共患難事對趙后動之以情，勸勿再穢亂宮闈，還極力阻止成帝殺害趙后，保全其地位與生命，是趙后此處才會有「大慟」反應。

不僅如此，同樣都是以趙后作為傳主的傳奇小說，〈趙飛燕外傳〉和〈趙飛燕別傳〉雖各自添加了些正史所未載之情節，但對於漢成帝及趙氏姊妹的形象刻畫則有諸多差異。比較〈趙飛燕別傳〉不同於〈趙飛燕外傳〉之處，內容多了趙后詐孕、昭儀殺龍子、成帝入夢等情節，卻未書及趙后入宮前通射鳥者，及趙氏姊妹私通宮奴燕赤霞之描寫。¹¹²尤要注意的是，〈趙飛燕別傳〉既未採用

¹¹¹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外戚傳〉。《漢書》，卷 97 下，頁 16a。

¹¹² 見陳霽瑤。〈《趙飛燕外傳》與《趙飛燕別傳》「傳奇手法」之比較〉，頁 71-74。

〈趙飛燕外傳〉以「禍水」比喻趙后之說，¹¹³而維持了成帝好色荒淫的形象：以偷窺昭儀沐浴和當氣憊不能幸時仍以丹藥御女來彰顯，然對趙后和昭儀淫穢事的描寫則有稍減。至所增加趙后詐孕和昭儀殺龍子情節，既印證有成帝喜新厭舊和雨露不均的性格缺失，則其崩於荒淫事後應也算是咎由自取。

宋代文言小說中的歷史故事，多有刻意突出后妃淫蕩、妒悍情形，並藉後宮后妃權力欲望之爭奪，反諷君王荒淫無道，寄寓深刻的歷史訓誡意義。¹¹⁴雖然陳鴻〈長恨歌傳〉已將楊妃視為具有貶義的「尤物」、「亂階」，〈楊太真外傳〉也對楊妃美貌略有提及，卻未採取陳鴻筆下楊妃狐媚的「尤物」概念，和楊妃惑主的負面形象，而試圖將〈楊太真外傳〉的歷史論斷完全聚焦在「禍階」上。尤其〈楊太真外傳〉對於許多處置失當的描述，楊妃常常並不直接出場，而著重強調玄宗單方面對楊妃的寵愛，進而愛屋及烏，以至於「主動」偏袒楊家，讓玄宗一人承擔處置欠公平的責任，種下了楊氏弄權的禍因。使隱藏在〈楊太真外傳〉的「禍階」論斷之後的，是一個主動陟升其上的「禍首」：唐玄宗。¹¹⁵一如其文末評論所言：

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楊太真外傳〉，頁88）

〈楊太真外傳〉裡玄宗和楊妃間的愛情雖值得稱頌，但君王在面對眼下的一切利益時，則不該為了私欲而貽誤國事，應該要做天下表率，承擔起領導臣民的重責大任。小說中述及當年唐高宗打敗高麗國時，獲得紫金帶和紅玉支各一，並輾轉歸於玄宗；然高麗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離兵弱。」國寶與國運、國勢間，長期以來都被認為存在著某種關聯。反觀玄宗後來雖將紫金帶歸還，卻以紅玉支不足為貴而未向貴妃討要——實際上也意涵因為寵愛才不便要回。

113 其文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嫪計，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引見〔漢〕劉伶。〈趙飛燕外傳〉，頁5。

114 詳參王怡斐。《宋代文言小說中女性群像之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16。

115 詳參趙修霈。〈從「禍階」到「禍首」：樂史〈楊太真外傳〉的書寫手法〉，頁149-151。

然紅玉支代表的是高麗國國運，玄宗卻為滿足私欲、討好楊妃而主動送出，暗喻此刻的他對國運如何已不再像過往在乎。因為受到楊妃性格的影響，玄宗無法分別出公／私事務的差異，忽略了國家由極盛而迄衰敗的各種跡象，使治國由正道而走向偏倚，終至無可收拾的境地，¹¹⁶所以玄宗才該為安史之亂導致國勢衰亡負最大責任。

116 詳參黃東陽。〈小說的嚴妝——樂史〈楊太真外傳〉女禍命題所表現之敘寫傾向與文體特質〉，頁 71-72。

伍、結論

漢、唐在中國歷史上都具有大國氣象，這對於內憂外患頻仍，但經濟與文化發展皆空前發達的宋朝來說，算是指標性的存在。為了實現內部秩序的安定，將現實問題訴諸歷史，尋求歷史借鑒之聲浪亦格外突出，促使宋代史學極為興盛；其中，又以北宋司馬光及其著作《資治通鑑》、《稽古錄》為最具代表性的史家和史著。由於北宋疆域相對狹小，長期受到遼和西夏的軍事壓迫和威脅，因此宋人對於曾經土宇廣大、威懾周邊的漢、唐格外懷念和推崇。不僅如此，對於漢、唐兩朝繼體之君怠惰苟安、沉湎享樂、是非顛倒情形，也同樣有所批評和否定，進而期許宋君能引以為鑑，甚至有機會超越漢、唐。¹¹⁷〈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雖都被視為小說，但以歷史人物為主體者，其論述意義即是從作者自身的觀感出發，表達史書所述及卻不能處理和表述的內容。一如秦醇在〈趙飛燕別傳〉開頭處謂其於鄉鄰李生處得「〈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即是為了說明其故事來源取之有據、非憑空杜撰，提升敘述內容的可靠性。

透過女禍觀的論述，雖讓人明瞭身為君王應該要以內聖外王為理想目標，不可以因貪戀女色而怠忽荒政、招致禍端；同時呈現了男性對女性的普遍認知：縱使是後宮妃嬪也多被物化，還得避免悍妒和自我戒持。尤其〈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都將后妃的恩寵與權勢和親族的榮耀與地位連結，最後再以漢、唐君王迷戀女色、造成朝廷傾覆作結，將歷史衰敗和趙后、楊妃扯上關連，營造出紅顏誤國的氛圍。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趙后及楊妃雖分別為〈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的傳主，卻都只是君王的裝飾品、附屬品，是隨時可能因君王的喜新厭舊而遭拋棄的玩物。其所以欺騙、誘惑、耍性和做了有違法度之事，雖或動搖君王的信念，卻都只是出於鞏固自己地位、博得君王寵愛。真正應該要為亡身辱國負最多責任的，是因沉迷於女色而智昏，不辨輕重緩急、是非對錯的漢成帝與唐玄宗。一如後人談論明神宗立皇太子事反覆無常時或歸咎於鄭貴妃干政，《明史》評論萬曆年間國本之爭後則評曰：「野史載神

117 詳論可參曹家齊。〈從推尊漢唐到超邁漢唐——司馬光的「三代」漢唐史論及其現實關照〉。《新亞學報》42：2（2023.12），頁 59-73。

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說，雖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鄭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應麟等交章力爭，不可謂無羽翼功。究之鄭氏非褒、驪之煽處，國泰亦無駟、鈞之惡戾，積疑召謗，被以惡聲。」¹¹⁸認為明神宗才真正應該是要負責之人，鄭貴妃既無有在後宮煽動、作惡，實不應該背負禍亂國家的歷史惡名。同理，〈趙飛燕別傳〉和〈楊太真外傳〉裡的傳主，既分別是附屬於漢成帝與唐玄宗、遭把弄的玩物，小說裡的趙后亦不再被用「禍水」形容，楊妃也不過是「禍階」，則致令國家頹敗的罪魁禍首，從小說的角度觀之，仍非漢成帝與唐玄宗莫屬。

118 見〔清〕張廷玉等。〈贊曰〉。《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233，頁 20a。

參考文獻

1.古籍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阮元校刊本，1993。
- 〔漢〕伶玄。《趙飛燕外傳》。《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據陽山顧氏文房本排印，1991。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影經韻樓藏版，1993。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阮元校刊本，1993。
- 〔漢〕劉歆撰，〔東晉〕葛洪輯。《西京雜記》。《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1983。
- 〔漢〕戴德。《大戴禮記》。《四部叢刊正編》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涵芬樓借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重印，1989。
- 〔南朝宋〕范曄撰，〔梁〕劉昭補志，〔唐〕李賢注。《後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卷 10。
-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
-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四部叢刊正編》影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1979。
- 〔宋〕司馬光。《稽古錄》。《四部叢刊正編》影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1979。
- 〔宋〕歐陽脩，〔宋〕宋祁。《新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
- 〔宋〕歐陽脩著，〔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
-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註。《東坡詩集註》。《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1983。
-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1982。

2.專書

- 朱子彥。《垂簾聽政：君臨天下的「女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束忱注譯。《新譯宋傳奇小說選》。臺北：三民書局，2010。

3.期刊論文

王德毅。〈宋代史家的唐史學〉。《文史哲學報》50（1999.6）：307-309+311-327。

李劍國。〈秦醇《趙飛燕別傳》考論——兼議《驪山記》《溫泉記》〉。《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2：1（2001.1）：1-9。

金培懿。〈作為帝王教科書的《論語》——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成大中文學報》31（2010.12）：61-106。

胡梓穎、黃自鴻。〈被建構的文類——從「辨體」角度論傳記與「傳奇文」〉。《臺大文史哲學報》86（2017.5）：87-126。

唐婷。〈〈楊太真外傳〉的禮物敘事〉。《中國文學研究》46（2018.7）：1-31。

曹家齊。〈從推尊漢唐到超邁漢唐——司馬光的「三代」漢唐史論及其現實關照〉。《新亞學報》42：2（2023.12）：59-84。

張小莉。〈男權社會中的「替罪羊」——「紅顏禍水」故事探源〉。《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1（2008.7）：43-46。

黃東陽。〈小說的嚴妝——樂史〈楊太真外傳〉女禍命題所表現之敘寫傾向與文體特質〉。《興大中文學報》52（2022.12）：61-90。

傅正玲。〈女性愛情與婦德的辯證關係——從唐宋傳奇的對比談起〉。《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4（2008.12）：1-12。

趙修霈。〈宋傳奇「離合典故」的傳奇手法——以六篇宋傳奇為例〉。《文與哲》15（2009.12）：165-193。

趙修霈。〈從「禍階」到「禍首」：樂史〈楊太真外傳〉的書寫手法〉。《成大中文學報》34（2011.9）：131-158。

4.論文集論文

陳霈瑚。〈《趙飛燕外傳》與《趙飛燕別傳》「傳奇手法」之比較〉，收入國立屏東大學。《第38屆南區八校中文系碩博士論文研討會》。屏東：國立屏東大學，2018：57-82。

5.學位論文

王怡斐。《宋代文言小說中女性群像之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王敏安。《北宋母后聽政及其與士大夫的政治關係——以劉太后與高太皇太后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Female Calamity" Trope in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Zhao Feiyan” and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Yang Taizhen”

Lee Chao-Hu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female calamity has a long-standing presence in Chinese cultural thought.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omen's social statu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nd numerous norms further disparaging women were established. Even the emperor's indulgence in sensual pleasures and negligence of state affairs were often interpreted as being caused by consorts who bewitched the ruler and disrupted governance.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Zhao Feiyan” and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Yang Taizhen”, two novels of marvelous tal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were composed under such a sociocultural climate. The protagonists, Zhao Feiyan and Yang Guifei, are portrayed as figures who brought chaos to the state and downfall to the empire. As cultural products created under male-dominated authority, both works adopt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s reflected in their titles. The authors may have intended to document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store the "truth," aiming to offer moral instruction through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reby rectify the ills of the present. According to existing research, both texts metaphorically associate the private affairs of emperors and their consorts with the rise

*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E-mail : taipeiteacher@gmail.com

and fall of dynasties, serving as warnings to rulers: only by cultivating inner sage-like virtue and outward kingly demeanor can long-term national stability be achieved. Furthermore, these narratives view women as subordinate to men and are filled with objectifying depictions of the female body and character. They caution against jealousy and licentiousness, emphasizing adherence to traditional female virtues and reinforcing the image of women as idealized according to male expectations. Although both novels place imperial consorts, not emperors, at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 subverting the typic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emperor is the main subject and the consorts are subordinate,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ation's downfall still lies with the monarch. Thus, the emperor remains the true origin of the calamity and must bear the primary blame.

Keywords: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Zhao Feiyan,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Yang Taizhen, Zhao Feiyan, Yang Guifei, female calamity